

三彩风·故事

【温馨故事】

□谷若怡

一家人

镇上老肖家这几天不太平。

老肖是个厨师,能做一手好菜。他年轻时肯吃苦,白手起家经营了一家饭店。老肖的两个儿子在镇里也是出了名的孝顺,因为娘走得早,兄弟俩比同龄人都懂事得多。二人齐心协力,饭店的生意越做越大。镇里人都说老肖该享福了,老肖总是憨厚地笑笑,然后抬头看向不远处忙着的兄弟俩,若有所思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上个星期,老肖突发脑溢血进了重症监护室,前几天病情恶化,临终没说一句话便咽气了。镇里人感叹不已,但更让镇里人感叹的是老肖的两个儿子,兄弟俩为了遗产竟反目成仇。

那天,镇里好多人跑去看热闹,说老肖的两个儿媳妇吵架,差点儿打起来了。后来,一家人聚在屋里,大人面色阴沉,小孩缩着脑袋,都不说话。老二媳妇环顾一周,开了口:“哥,嫂子,你们别嫌我多事,这遗产的事儿还得好好说说。”

“有什么好说的?! ”老大开口便带着怒意,“爸就这么一个饭店,还能怎么分?”

“哥,你没说实话吧!”老二媳妇双手抱在胸前,“我知道,爸是有点金子的。他老人家生前就偏心,怕是早就把金子给你们了,你们准备私吞吗?”

“爸一向一视同仁,什么时候给过我们金子? 爸尸骨未寒,你就急着分家产,以前的孝顺都是装的吧!”老大媳妇一脸不屑。

老二媳妇恼羞成怒:“这么急着掩饰,怕真是被我猜中了! 今天这事儿,你们不给个说法就没完!”说完,她便跷着二郎腿,做出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。

老大气得浑身发抖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

“把饭店卖掉,钱平分,金子也一样。”老二媳妇顿了顿,“不过要是你想私吞金子,我们也不是小气的人,饭店归我们,金子归你!”

“我已经说过,没有金子!”老大气得拍桌子,吓哭了在场的几个小孩儿,除了最大的虎子。

虎子平静地说:“爸、妈、叔、婶,遗产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能齐心协力将饭店办大,而不是就这么卖掉爷爷这辈子的平心血。婶,您有疑心我也能理解,但爷爷生前到底偏没偏心我们家,您心里也清楚。您不相信我爸妈,还能不相信我吗? 我真的不知道有金子。”

老二媳妇也知道爸生前待她不薄,但早上在街上听见一些闲言碎语,更有好事者在一旁怂恿她不能大意,加上刚刚跟嫂子的口角,她心中特别烦躁,才一时冲动说了那些。她叹了一口气:“我也不是非得要那点儿钱,大家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……”话音还没落,她怀里的小浩浩就开始欢呼:“耶! 不分开!”他扭头转向老大,撒娇道:“伯伯,你给我做饭吃好不好,我都快饿死了!”屋里响起阵阵笑声。

几年后,肖家兄弟装修饭店,在杂货屋里发现了一块特别的砖头,敲开一看,露出一块金黄色的东西。老二捧着砖头的手有些颤抖:“哥,如果我们当时卖了饭店……”

“别说了,我们一家人在一起,就是爸最大的愿望!”老大有些哽咽。

【讽刺故事】

□胡兆喜

问诊

“这是典型的癫痫发病症状。”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指着病床上正口吐白沫、浑身抽搐的病人,对慌慌张张送病人来的几个人说,“癫痫就是羊角风,不要紧,几分钟后他就会自动好的。”

“他多长时间犯一次病?”医生问。

“我们已共事好几年了,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呢!”

“哦,是这样的,患这种病的人情况不一样,有的病人是不间断地犯,有的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才犯一次,看来他属于后者。这种病多数是遗传的,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可能也有这种病。”

“他的父母我很熟悉,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犯过,也没听说过他们有这样的病。”

“哦,是这样的,这种病常常是隔代遗传,也就是说他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,肯定有人患这种病,不信你们可以问问。”一个人掏出手机问了病人的家人,得到的回答是病人的家族中无人患过这种病。

“哦,是这样的,这种病有时是隐性的,只在某种突变的情况下才会犯病。看来,他就属于这种类型。”医生说。

正说着,有个人突然啊了一声,一头栽倒在地,接着口吐白沫,手脚抽搐。众人大惊,忙问医生:“怎么啦? 难道这病还传染吗?”

“哦,这不叫传染,这叫条件反射。是这样的,有时当你看到别人呕吐,你也想呕吐,不要紧,他……”医生的话还未说完,就听到那个在地上抽搐的人痛苦地呻吟:“面条、面条……早晨我俩煮的面条……可能沾染了昨晚投放的老鼠药……”说着,他哇的一声,吐出一摊还未完全消化的食物,里面果然有面条。

众人疑惑地望着医生。医生脸色突变,生气地嚷道:“你为啥不早说呢? 这、这不是明显的中毒症状吗?! 你俩也真是的,有那么多好东西不吃,干吗非要吃沾染老鼠药的面条? 找死呀? 来,打针、洗胃!”

众人都想笑,却又笑不出来。

【世相故事】

□呼庆法

县长的爱好

范县长其实没啥爱好,连烟、酒都不沾,在官场上显得有些另类。

王秘书长心里犯迷糊:县长怎么会没有爱好呢? 他叮嘱县长的专职司机,多留意县长有啥爱好。

有一次县长出差,听着广播里正在播放的京剧,不由得也就跟着哼了两句。司机仿佛发现了新大陆,急忙把这一重大发现告诉了王秘书长。

王秘书长十分欣喜,可也有些犯难,在这个听惯了地方戏的小县,爱好京剧的人还真不多。不过,找几个唱京剧的还不是什么难事。他经过认真调研,得知文化局的张副局长和旅游局的刘副局长比较爱唱戏,唱两嗓子京剧应该还是可以的。

这天早上,王秘书长陪范县长用过早餐,告诉范县长:“公园里有个戏剧票友角,这几年搞得挺红火的,为我县文化建设添了彩,有几位还代表县里参加了省戏剧票友大赛,获了奖呢!”

“是吗?”那可得看看去。

王秘书长陪范县长到公园戏剧票友角走走,范县长一到,氛围顿时更热烈了。有几个票友与范县长合作唱了几段,范县长很兴奋。大家就在王秘书长的带领下鼓掌、喝彩,让范县长单独来一段。范县长顺势唱了一段京剧。这下轰动了,大家都说范县长的京剧唱得好,有板有眼,字正腔圆,他这是在带头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啊!

后来,张副局长和刘副局长每天早上准时去邀范县长到公园里唱京剧。范县长爱京剧的消息不胫而走。

有一天,范县长参加县里的慈善义捐活动,现场各书法家挥毫泼墨。王秘书长怂恿慈善总会会长,让县长留个墨宝。慈善总会会长借机让县长为活动主题词,范县长一激动,挥毫写了几个字。没想到,现场的企业家纷纷要竞拍县长的墨宝,县长的墨宝最终竟拍出了500万元的高价。

拍到墨宝的杨总与范县长合影,王秘书长就向县长隆重介绍了杨总。

后来,在王秘书长的举荐下,几个大的政府工程杨总的公司都中标并顺利施工了。这样一来,找范县长题字的项目越来越多,范县长渐渐对自己的书法自信起来。

后来,范县长摊上事儿了,是杨总的豆腐渣工程把范县长坑了。范县长好像问题不大,就是有点儿“爱好”,也没啥贪腐行为,倒是王秘书长罪名挺大,据说他在杨总的公司入了干股,挪用了巨额资金。

范县长被免了职,张副局长和刘副局长也就不再来邀他唱京剧了。以范县长题字冠名的那些重点工程,一夜之间都换了题字。

范县长很郁闷,哪里也不想去,因为他也想不起来自己有啥爱好。是啊,范县长有啥爱好呢? 王秘书长才是范县长那些“爱好”的操盘手。

【可乐故事】

买房

□韦健华



(资料图)

刘东下班回家刚进门,满脸笑容的钟琪就在他脸上吻了一下。自从钟琪下岗后,刘东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么高兴。

钟琪下岗后一直没找到工作,只偶然找到一些帮别人看店、送货、卖货之类的零工,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元收入。可一家人的开支丝毫没法减少:儿子要考高中,需要补充营养;给父母的养老钱不能少;还要付房租。刘东所在的工厂半死不活,他每月仅有1000多元的工资。

日子过得这么紧张,还要攒钱买房子——她希望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,哪怕小一点儿也行,她不知多少次梦见自己搬进了新房子。

前些日子,钟琪跟一个小姐妹学会了在QQ农场里种菜的游戏后,心情有些好转。从那以后,她每天干完活,就用家里那台儿子学习用的老式电脑,拼命地在QQ农场里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收获、卖果实、挣QQ金币,然后用金币买种子再播种再收获,金币多了还可以在QQ菜园里买地、买房子。

虽说钟琪近期心情有所好转,但今天这情形也让刘东非常意外。

看到刘东疑惑的样子,钟琪有些娇嗔地告诉他:我买了一幢房子。说完,钟琪还兴致勃勃地将刘东拉到电脑前。

原来,她在QQ农场里买了一幢房子。